困學紀聞卷十四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考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贄云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杜牧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舊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二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云五百九十三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今以地理志考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

內二百七十三餘九道二百九十三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神宗問何處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了齋若璩按了齋陳璧號云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爲立像至開元中始與十哲合爲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哲爲坐像集古錄李陽冰縮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爲立像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魏徵傳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新史潤色之語也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已來嘗爲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史於屬賓傳又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鑑考之與政要所載同一事或謂太宗以既效自滿非也

鄭毅夫若璩按毅夫名獬安陸人進士第一官翰林學士宋史有傳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爲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爲文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新史論張公謹之抵巇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穜鄭伯克段于鄢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曾是以爲投機乎晉欒書將弒厲公召士匄韓厥二人皆辭

太宗臨湖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 若璩按鄭伯以下乃王氏論新史論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狥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 通附傳在建隆實錄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正觀之治姚崇甫以之成天寶之亂 若璩按唐房杜並稱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亂

而杜以貞觀二年正月相三年十二月罷故止及房房相二十三年李相十九年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啓非由人事也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太史公載趙簡子之夢皆此類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李爲鯉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乎武爲龜也

治平末年始鬻度牒考之唐史肅宗時裴冕建言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此鬻牒之始也 若璩按出裴冕傳食貨志則前此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度道士僧尼實不始於冕至令祠部給

僧尼牒則天寶六載五月制也

鍾紹京爲宰相而稱義男於楊思勗之父史不載也而石刻傳于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揜如是臧堅以刑人之唁爲辱此何人哉林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于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輔國不恥也紹京何責焉若璩按紹京起家錄事耳故王氏謂不敢望第一人之李揆

鄭薰傳云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亦庶幾有守矣文苑英華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稱全德其仇公乎其敘甘露之事謂克殲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處士而秉此筆乃得佳傳於新史豈作史者未之考歟碑云大中五年念功錄舊詔詞臣撰述不敢虛美以元惡爲忠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競有以哉宣宗召韋澳問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手曰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椓之黨歟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然豫爲黜陟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席建侯卽豫也唐史避代宗諱稱字　孔光黨王莽則不言溫室樹不足以爲謹席豫黨祿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爲謹

容齋續筆辯嚴武無欲殺杜甫之說愚按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宜其失實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致堂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宗閔之黨

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文饒爲人大槩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幽閑鼓吹雜說不足信也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辭而止愚按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爲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爲辭傳誤矣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致堂謂濟被識擢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愚考通鑑開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韋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者不但實不副言也（少陵贈韋左丞詩卽濟也）

舊史敬宗紀李翺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謂翺爲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可謂直矣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荊公嘗辯之曰世之淺者以利心量君子

老學庵筆記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愚觀李文簡歷代宰相表云中書門下班序各因其時代宗以前中書在上憲宗以後門下在上大曆十四年崔祐甫與楊炎皆自門下遷中書不

知何時升改放翁所記蓋未考此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逸因杜氏所載附益之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爲準此東宮畫諾也陸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敎其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帝爲琅邪王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學鳳尾諾則諸王亦畫諾矣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畫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南豐謂六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述作者

李德裕傳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嘉祐六年制策（胡武平撰）錢穀大計也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蓋弘字避諱誤以質爲賢（若璩按今欒城應詔集韋賢賢正作質）

劉秩爲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下媿閭里民秩稹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人廢（若璩按韋應物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何讀之惻惻動人）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宗室爲

狀頭有李肱若璩按李肱即開成元年賦霓裳羽衣曲仄韻長律登第者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庠一人若璩按孝宗乾道七年十一月戊寅錫李庠制科出身官終著作郎

唐宏詞之論其傳于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于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若璩按王應麟傳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典章制度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後弟應鳳亦中是科此即昌黎所應之詞科也李燾傳子庠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果其友晁公邁以書勉之燾荅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命二子庠孰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庠可應詔故有是命此即劉蕡所應之制科也人多混而莫辨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誡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饌見鄴侯家傳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藝文志員俶太乎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直弘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員俶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爲正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喆爲應物傳敘其家世云夐之孫待價仕隋爲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纂唐書韋待價乃挺之子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二人同名歟當考若璩按晉尚清言而晉書無許詢傳唐尚詩歌而舊新兩唐書無韋應物傳

劉闢亂于蜀其嫂庾氏棄絕不爲親白樂天爲詩贈

樊著作與陽城元稹孔戡並稱欲其著書編爲一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焉故表而出之

唐六典記南內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諂諛皆出李林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德頌則誇諛符瑞雖賢者不免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本於此 若璩按唐藝文志有王儉弔荅書儀十卷皇室書儀七卷書儀之名又始於此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專也我藝祖之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錄謂正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彙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求於非福則是諂祭懺於無罪則是誣親其言不行

誠齋易傳云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异元稹浸潤之內愚謂稹在穆宗時异在憲宗時非文宗事也

顏魯公爲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槩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庀家無匹帛之餘

史臣若璩按史臣謂劉昫舊唐書　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濶水

李氏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五日字面徑八

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戚里皆進華山記云

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柏

露食之又荆楚風土記以五綵結眼明囊相傳赤

松子以囊盛柏露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

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

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眞

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寺名與前不同貞元元和咸

通迎佛骨者三若璩按癸丑冬薄游汧隴經過扶風縣北之法門寺買唐天祐碑始知卽無憂王寺扁尚存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

元十月終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

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

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略見於本傳而

不著通典之名

楊文莊公徽之若璩按徽之字仲猷浦城人眞宗特置侍讀學士官之本傳不載其謚好言唐朝士

族閥諱行錄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

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

諱主司名氏起與元元年盡大中七年宋敏求續爲後錄五卷

溫彥博傳我見其不逮再稽矣出說文引虞書稽三

百有六旬李密傳敖庾之藏有時而賜若璩按今本作儩出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也新史尚奇類此

馬總通歷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略論略論五卷起太昊訖隋假公子答問

李翺爲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然我朝名公秉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爲范文正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爲張文定銘云神宗問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李徽之若璩按徽之名心傳井研人舜臣之子道傳之兄見儒林傳

考國史誓詔在慶曆四年十月封冊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爲學士封冊乃宋景文撰朱文公爲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按光堯高宗尊號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罔羅舊聞可不審哉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年升祔此失禮之始也若璩按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明皇之嫡母也縱二后並配當行於開元四年不當遲至二十一年始祔失禮之中又失禮矣王氏析猶未精

龍朔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職源誤以左史爲左侍極而近世制詞多踵其誤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鴻一蓋二名與中

嶽劉眞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
以舊史爲正愚按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積
遠難明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
一耳鴻一之義取於此若璩按歷代名畫記盧鴻一名浩然高士也新唐書作盧鴻字顥然亦各有本張融語出南史隱逸顧歡傳　通鑑考異引中岳眞人劉君碑云盧鴻撰無一字

考古編以通鑑正觀十三年房乆齡請解機務詔斷
表爲今斷來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詔曰便當
攝職令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于唐也若璩按胡三省通鑑
唐紀註今之讓官者奉表三讓不許勅斷來
章則閣門不復受其表卽唐制之斷表也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管華稔阮亦然
唐亦有蔡京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虐誅京始末見雲溪友議此姦臣名氏之同者

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兩
曾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兩毛遂見西京雜記員半千詩用之若璩按名氏之同之奇者莫過王莽之前有王莽朱買臣之後有朱買臣

顏魯公爲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制
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
貸楊綰既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
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
寶箴用之

李方乆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杜牧所作方乆
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爲吏手寫簿書愚按

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傅隆年過七十手寫籍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寶重蓋誤以傅隆爲沈約也若璩按宋書傳隆傳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梁書沈約傳無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徧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元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

蕭遘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出唐史云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世系表梁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若璩按俱表所云齊梁房者也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若璩按通鑑不取非也智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勿拜官先請見君歷陳時政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說正與姚元之同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本傳所謂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讒裴度

韓文公子昶雖有金根車之譏而昶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君子之澤遠矣

孔戣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見昌黎集元稹爲越州復奏罷之見白樂天集若璩按亦見本人集狀中蓋嘗罷於元

和而復貢於長慶也若據按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五年復令供進至孔戡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元和二年孔戡再罷於長慶二年元稹也方合鄉邦故實

畢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于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珦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其事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伉乾元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載寶應已後伉自校書郎充學士出鄠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諫議大夫皆充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考之伉是時爲學士非待詔也伉以博士在禁林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疎唐史不爲伉立傳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爲皇甫湜學湜不至爲孫樵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袁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每

韻之內以大姓爲首鄧名世謂稍能是正數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所未暇至鈕玷芧夷指爲複姓又不勝其謬鄭樵謂竇不知自姓所由來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受金事未詳　若璩按文心雕龍云班固述漢遺親攘美之罪徵睎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公理仲長統字辨其誣也　其實二句純用北史柳虯傳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　何屺瞻曰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虞并其男口安得晉時猶有子在覓米事誣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讎貴族宋王韶之爲晉史庾王珣貨殖王廙作亂珣子弘廙子華並貴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當從文粹爲王韶新史誤以韶爲劭 韶之弒君之賊也身爲梟獍而秉史筆其誰服之傳曰無瑕可以戮人　若璩按晉安帝崩乃劉裕使王韶之密加酖毒故曰弒君之賊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

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實故其俗美

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

姦臣唯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張布之排韋昭盛沖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侑亦士良之術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
武帝之於汲黯衛青公孫弘明皇之於姚崇宋璟
李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修身爲本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物外
篇取之若璩按孟詵見唐書隱逸列傳
張文潛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
度之有功愚考方鎮之強始於僕固懷恩用賊黨
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非有功之將也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謂
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琯
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於肅宗以
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琯建此議可以破逆胡之
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
論若璩按見程俱房太尉傳後論發揚之晉以琅邪立江左之業我宋以康王建中興之基琯可謂善謀矣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
柳州司戶以新史考之當從唐鑑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
顏眞卿鄭畋以興復爲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眞
卿權移於賀蘭進明畋見襲於李昌言功不克就
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常袞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
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
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乆宗以來始變天子

喪爲二十七日 世多以短喪議漢文帝而不知二十七日之制自孝宗始也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爲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慶曆中詔官其四世孫奕 若璩按王氏晚歲自撰誌銘有曰其仕其止如偓如圖聞者咸以謂實錄偓卽韓偓圖則卷二十之司空表聖止邇求云 慶曆當作景祐蓋龐籍爲漕時奏上偓詩始得官其裔孫也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爲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古者治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子儀不至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爲二物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爲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房魏者乎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 成公李椅也在大曆八年家有洙泗戶有鄒魯 常袞建中初爲閩人設鄉校李椅在其前 若璩按唐宗室世系表蜀王湛五世孫爲福建觀察使椅

王福畤爲博士執許敬宗之諡不改無忝河汾之學矣

許敬宗諛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諛榮靈而更曰恭

事相類

武德初以隋張衡玄非其罪諡曰忠是獎弒君之賊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爲忠也漢大綱正見於戮丁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若璩按贈張衡乃高祖於義寧中事太宗貞觀二年以裴虔通弒煬帝猶削奪流驩州父子刑賞殆判若天淵矣故曰唐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

朝野雜記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爲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爲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爲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其說本程沙隨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子書晉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考之會要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爲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爲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稹集有同州奏均田續通曆云唐同州刺史元稹奏均租賦帝覽文集而善之寫其辭爲圖以賜

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叅人之說或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也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按紙錢始於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蔡邕議以爲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爲常式寒食野祭蓋起於此朱文公謂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爲之已是紙錢之漸唐范傳正謂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州若璩按鄧州乃錢若水不燒楮鎰呂南公爲文頌之

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冊謂此也若璩按宋藝文志亦云杜嗣先晁公武以爲虞世南何也

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之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

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本朝復納綾紙錢淳熙元年始免

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爲驗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范質欠世宗一疏所以立萬世爲臣者之訓若璩按王蠙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之言直至宋代而明一明於太宗責范質以疏一明於程伊川謂餓疏事小失節事大而後爲人臣爲人婦者之防始嚴故宋大有功於綱常

余聞諸前輩先生云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興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卽所以亡晉也朱溫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況天下千萬人之心乎若璩按凝式亦歷事梁唐晉漢周法書中所稱楊風子也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今在陳留按五代通錄李珽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五代史記改小黃爲下黃誤也當從通錄

考史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立叛兵逐帥叛將脅君習以爲常極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墜塗炭我藝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於令甲於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體尊數百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至若餓狼餧虎肉視吾民而咀啖之藝祖用儒臣爲郡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臣爲縣令以去鎮將之貪

一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內改視易聽運掌反手之言於是驗矣

高宗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游肇不以宣武勑命而曲筆況可觀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爲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布告中外爲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爲訓大哉王言幾於典誥矣

崔伯易感山賦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錄雖增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藏富於州縣所以培護本根也若璩按亡友顧景范以通鑑地理通釋載感山賦來問崔何時人余取宋史崔公度傳以覆曰伯易其字也高郵人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卽宣付史館賦全載宋文鑑卷之六以伯易爲其名感山賦原名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故改曲轅先生作見孫公談圃　有天下者上之藏富於民次則藏富於州縣至藏富於國斯下矣宋祖宗時可謂得中策

眞文忠公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

袁機仲若璩按機仲名樞建安人卽作通鑑紀事本末者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

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
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
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爲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
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爲蔽蒙以掩其姦劉
時可應起　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參同
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猶婉而言
之也開慶按理宗在位三十五年已未改元初邊事孔棘御史有疏云
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按度宗初卽位乙丑改元初召洪
君疇按君疇名天錫晉江人以待御史召在道爲監察御史張桂劾罷後官端明殿學士謚文毅長臺端御史
自造謗詩以尼其來罔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
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憸人其惟端士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降
民大悅者也
周益公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
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妄咸有取焉然
李微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國聞見
錄爲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修長編時未見定國
書故專用筆錄然則長編所采摭猶有遺也若璩按李仁父
長編用力四十年而成明正嘉間人猶見全書天啓中錢牧齋只于內閣
鈔卷初五大本絳雲樓災遽歸天上近四十年前無錫顧孝廉始從嘉興
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少
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宜集衆以續此編者余亟搖手以戒
主人笑以爲知言云　李燾傳乾道四年上續通
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今卷數正合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租增唐七倍

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三穀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蓋用其十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殆有天意（若璩按論從祀欲進仲淹而黜修蓋原知其以濮議祀非以功同昌黎）（若璩按王元美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蒲宗孟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

紹興（若璩按高宗在位五年辛亥改元）重修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曆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疎畧鶴山謂小人爲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遏絕之自唐許李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寧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元祐中劉行簡對策）劉行簡曰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紹興中奏疏）皆至論也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郊禮眞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三歲一郊爲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熏籠事周益公謂誤以元豐後官制爲藝祖時官制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本後漢張霸戒子之語呂居仁雜錄曰少年毋輕議人毋輕

說事本魏李秉家誡

呂氏童蒙訓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爲善之義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爲法

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間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

慶元（若璩按寧宗初卽位乙卯改元）之黨黃勉齋謂本非黨者甚多羣

小欲擠之借此以爲名耳

歐陽公爲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考之春陵志乃周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畧據何書而立傳也荊公爲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嬰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眞之揚子當求郡志而補之（二表皆載於文鑑）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竇儼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善順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皆以大爲名中興後自僖祖基命至欽宗端慶以原廟

殿名爲舞名禮官之失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按五代史劉仁恭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唐無灤州武經總要石晉割賂燕薊易定帥王都驅其民入契丹因以爲灤河爲名以居之按賈耽說西北渡灤河至盧龍鎮唐賈循傳張守珪北伐次灤河薛訥傳師至灤河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吳育張方平田況慶曆錢明逸彥遠皇祐吳奎嘉祐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坡詩先帝親收十五人注者多誤若璩按仁宗本紀書策制舉人見天聖八年景祐元年寶元元年慶曆二年六年皇祐元年五年嘉祐四年六年與此亦不甚合惟玉海科舉所載合又云父子則錢易明逸彥遠兄弟則二蘇二錢再舉制科則張方平仁皇親擢十五人蓋錢

易在
前故

乾道若璩按孝宗在位三年乙酉改元　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細故烝民咸乂靡分乎爾界此疆洪文惠所草也朱文公與陳正獻書曰甲辭厚禮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于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

孝皇獨運萬幾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之說大事記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意文鑑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論文潞公鼂錯論蘇明允任相論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

眞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則此習猶未革也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爲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錄其後兩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後孝宗用之

淳熙皇太子參決庶務手詔洪景盧所草也禮部太常官堂白手詔用正觀天禧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言崇寧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宗字誤當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爲天雄軍節度使致堂原亂賦建承宗之旄纛亦誤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荅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畧之外却爲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則莊獻不入景靈按景靈宮建于祥符五年以奉

聖祖其爲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此帝后館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

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爲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至樞筦愚謂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黃游若論事爲樞筦者字載德龜山爲銘合爲一人非也又淮海樓記考國史傳秦少游調定海主簿而文集無一語及之愚謂少游爲蔡州教授時選人七階未改主簿乃初階非歷此官也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引疏義頗有增損天聖中孫奭校定律文及疏爲音義

江休復雜志駕頭初卽阼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傳四世矣按國史輿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以緋羅繡帕內臣馬上捧之

嘉祐六年幸睦親宅內侍墮馬駕頭壞遂以閣門祇候內侍各二員挾駕頭左右次扇簇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

景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錄其後不可以爲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禁中石介亦論赦書不當求朱梁劉漢後遂罷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異焉豈遇不遇有命乎

乾道中張說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辭免降詔直學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間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草嚴綬江陵節度使孟元陽右羽林統軍制皆奏請

裁量未敢便擬元祐中師臣避免拜之禮執政辭遷秩之命蘇軾當擬荅詔言其不可卒如所請今除用執政非節度統軍免拜遷秩比二人辭免不允詔書臣未敢具草紹熙若璩按光宗初卽位庚戌改元中譙熙載自遙郡觀察使除正任辭免降詔倪思封還詞頭亦引蘇軾論不當擬辭免不允詔者凡三嘉定中師巽知臨安府辭免蔡幼學當草詔奏曰不允必有褒語臣無詞以草淳祐按理宗在位十七年辛丑改元中別之傑參知政事尤煓不草荅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韋貽範起復命韓偓草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上疏論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輩不以爲故實

蔡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兼後圃希魯曰亭沼麤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齊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一卷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祁寬問和靜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它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書曰孟子論孟施舍北

宮黜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文公答曰和靜之言當表而出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初爲太學博士言定大計曰謀之而臧則文子文孫宅君宅王謀之不臧則生天王家以爲大慼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若璩按高宗初卽位丁未改元）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紹興趙鼎張浚去而檜相檜死其黨迭爲相隆興（按孝宗初卽位癸未改元）至淳熙萬幾獨運而大臣充位慶元後政在侂胄嘉定後政在彌遠端平（按理宗在位十年甲午改元）訖景定更一相則曰更化然姦臣弄權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慝長危亡之證所由來漸矣陰凝冰堅極於似道邵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遂與西晉同轍哀哉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腳其害在士大夫薛極胡榘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朝野雜記載開禧（若璩按寧宗在位十一年乙丑改元）貪濁之事詳矣繼其後者又甚焉當時謂侍從之臣無論思有獻納他可知矣以陰召陰極於天下無邦

仁宗閱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黃霸蓋寬饒字高宗閱刑部奏案有生人婦而湯思退對以見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以記問取人則

許敬宗賢於竇德玄矣

四瀆濟水獨絕朱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爲濟陰王嘉定末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絕乎又蕭衍篡齊降和帝爲巴陵王而濟王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爲大臣者不知則不學知之則何以示後

若璩按宗室鎮王竑傳德祐元年試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王應麟請更封大國表墓錫謚議者謂迎善氣銷惡運莫先於此陞封鎮王謚昭肅以田萬畝賜其家遣應麟致祭

紹興建儲欲更名瞡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

音宇蓋唐昭宗名瞡

若璩按孝宗本紀漏

而亟改之景定建儲更名乃與蜀漢後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宗同而當時無言者

范正獻公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其論正矣然自唐姦臣爲時政記而史益誣近世尤甚余嘗觀寶慶日曆欺誣之言所謂以一手揜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議不泯耳

葛文康勝仲與王黼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義重而爵位輕所以立言不朽

邵公濟築室犍爲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父士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平生之言于汝賴大夫

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國亂先人載家使蜀免焉大父康節先人伯溫也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溫公作相夫人聞其終夜長吁問之曰某所奏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爲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溫公集張夫人終於元豐五年此記錄之誤也

乾道壬辰黃定對策謂以大有爲之時爲改過之日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術顧眄周行類不適用則曰腐儒曰好名曰是黨耳於是始有棄文尚武親內疎外之心何不因羣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己之獨嚮其言皆剴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之紀焉

徐景說霖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姦深之狀曰不與天下之公議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爲仇每潛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長廣充以窺見其姦而或覺之也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景說由是著直聲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曆後不復寫題寖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問乎其不

足疑若璩按蔣之奇傳英宗時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則謂慶曆後云云者恐誤

嘉祐制策曰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此晉謝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此唐陸贄之言也二若璩按二當作大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若璩按東坡止對不可撓獄市爲曹參不及謝安止對錢貨輕重之相權爲召穆公不及陸贄故曰有遺且此乃景王時單穆公非厲王時召穆公虎也尤誤

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書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若璩按時辛棄疾亦主戰余謂此卽西涯樂府云議和生議戰亦生國讐亦國恥兩太師竟誰是潘辰評都無一是者也

呂文靖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爲名相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爲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爲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若璩按皇當作宗遺詔下謂之遺誥蓋避時宰家諱也蔣良貴籤判安吉州時水災後修城郡守趙希觀屬良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枝玉葉也聞者壯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不知邪正終也不知逆順

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

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書省圖畫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爲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爲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於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噫使徽宗能寘其言於坐右則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規爲瑱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可畫乎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趨嚮（若璩按舊唐書良吏上下四十一人酷吏上下十八人）

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願思夷狄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嘉定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爲二府功欲差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己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盟戎奈何君相反以爲慶乃止

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

恥爲先

王時雍徐秉哲等爲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與虜人者開封捉事使臣寶鑒也李鄴以越守降虜而袖石擊虜僞守者親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出荀子修身篇李誠之嘗語眞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

元祐中李常寧對策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壞之有餘擢爲第一景定中有擢倫魁者其破題云運一心之乾開三才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若璩按出呂祖謙傳所謂視前代有未備者然考之史策宋與契丹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原之役也非儒乎一韓一范使西賊骨寒膽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紀不見沮於耿汪黃三姦則中原可復雠恥可雪采石卻敵乃眇然幅巾緩帶一參贊之功儒豈無益於國哉搢紳不知兵介胄不知義而天下之禍變極矣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

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以和也

蔡京之惡極矣曾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

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

史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孚號有厲以危小人之復元祐諸賢似未知其危乃光之義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己有余謂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爲己任亦而後已元祐司馬公是也誇者亦權紹興之秦紹定（若據按理宗在位四年戊子改元）之史是也

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爲可行張方平論鹽法以再榷爲不可（若據按陳恕傳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張方平傳初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

王仲山以撫州降仲疑以袁州降禹玉之子也綦叔厚行責詞云昔唐天寶之亂河北列郡並陷獨常山平原能爲國守者蓋杲卿眞卿二顏在焉爾等頃以家聲屢塵仕版未聞虧失浸預使令爲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亦猶有說臨川先降宜春繼屈魯衞之政若循一途雖爾無恥不媿當時之公議顧亦何施面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秦檜仲山之壻）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若據按爲理宗景定四年癸亥）襄

陽之事亦起於榷場之玉帶 若璩按唐書王佖爲武靈節度使吐蕃欲成烏蘭橋以過師知佖貪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以守與襄陽事絕類

淳祐甲辰宰相起復太學諸生黃愷伯等上書曰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徐仁伯元杰兼說書對經幄其言當帝心臺諫劉晉之王瓚胡清獻襲基先聯章論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筆逐四人遂寢起復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爲毒也然其事竟不明白庸齋趙茂實誌之徐景說銘之

自荊舒之學行爲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讀國風而湯誓泰誓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效可覩矣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而田令孜之黨僞作諫疏有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於殿內立揭諦道場本朝鄒浩諫立劉后而章厚之黨僞作諫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語其誣善醜正不謀而同然不可泯者千萬世之清議也

鄧志宏 肅若璩按肅沙縣人欽宗時官左正言 謂崇寧以來蔡京羣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爲羞且逐逐然貪之部使者以學宮成壞爲州縣殿最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

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爲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崇寧學校之事槩見於此昔之所謂率教者又可見矣

大觀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姦臣不學如此

眞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之安翁南海崔菊坡與之莆田陳宓義烏徐僑臨邛魏鶴山了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爲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

譙天授定之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袁道潔溉之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若璩按宋史曩氏平非夷族溉作滋閩人香作醬遇於眉邛間二程子所見則成都治箴上有郭字世家南箍桶突郭曩氏及箴突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故伊川曰易學在蜀

困學紀聞卷十六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考史

漢河渠考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爲害蓋自戰國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瀆遂改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遺黎之思披圖案諜用綴軼遺若璩按齊桓公時九河既同爲一桓卒於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恐不待戰國也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陳留郡酸棗縣今屬開封府秦拔魏置縣地多酸棗因以爲名金隄河

隄在東郡白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郡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 輿地廣記酸棗縣有金隄漢文時河決金隄卽此 王尊爲東郡太守請以身填金隄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 若璩按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僅載者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河決瓠子一事耳余謂仍有一事蕭倣傳爲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鄒居河北 鄒音輸後漢注音俞 若璩按文當於東南二字截住作句下流入勃海另讀勃海今天津衞漢地理志所謂至章武入海是也

東郡頓丘縣 今澶州開德府濮陽清豐兩縣 漢勃海郡在勃海之濱 今滄棣霸濱諸州之地 水經注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遺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班固曰南竭周移瓠子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卽鉅野也禹貢大野旣豬清河郡鄒縣通典鄒故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 大名府夏津縣本鄒縣程氏曰周時河徙程大昌禹貢論本是周定王時河徙故瀆非砅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 若璩按者蔡氏所竄繆妄至矣詳辨見胡朏明禹貢錐指余實助之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宮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 注縣北十里爲瓠河口亦謂瓠子堰宣房堰括地志故龍淵宮俗名瓠子宮亦名宣房宮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鄄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

深五丈通典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漢王橫云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子河澶州濮陽縣有瓠子口萬里沙在萊州掖縣濟州東阿縣有魚山一名吾山瓠子歌曰吾山平鉅野溢東阿今屬鄆州

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河渠書禹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臣瓚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三年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貝丘貝州清陽縣熙寧四年省入清河縣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省入大名府莘縣澶州朝城縣至千乘清州千乘縣入海降水故瀆在冀州南宮縣東南六里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厎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若璩按春秋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公羊傳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又先於威烈王十三年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

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館今屬大名府通典魏州貴鄉縣有屯氏河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章武縣滄州魯城縣周省入清池縣九域志大名府館陶縣夏津縣有屯氏河南樂縣有大河故瀆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地理志清河郡靈縣河水別出別出爲鳴犢河東北至脩入屯氏河靈縣隋省入博州博平縣脩音條縣屬德州後屬冀州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爲河平元年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

平原德棣州濟南齊淄州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

縣北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

信都冀州信都縣禹導河北過洚水卽此亦曰枯洚渠西南自南宮縣界入禹貢九河既道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河之經流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絜爲二徒駭寰宇記在滄州清池許商云在成平馬頰郡縣志在德州安德寰宇記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卽篤馬河也覆鬴通典在德州安德胡蘇寰宇記在滄州饒安臨津無棣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絜輿地記在臨津鉤盤通典寰宇記在滄州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在樂陵鬲津寰宇記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通典在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在無棣太史不知所在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地互爲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鄭氏以爲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爲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篤馬河在平原縣今德州樂史以爲馬頰誤矣　若璩按九河淪於海乃王莽時王橫一家之言未詳考驗者辨見尚書古文疏證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

程子曰河北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

則導之而已　若璩按玉海曰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六經之用果止於是歟是自夫子既成六經後尚爲未試之書也痛心哉斯言　或有以九澤既陂陂亦隄也解者然陂水所鍾處非川也

賈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

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　唐慈州吉昌　西注呂氏春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鴻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　河水又南過皮氏縣　河中府龍門　西又南出龍門口　注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卽經所謂龍門口也崩浪千尋懸流萬丈迄于下口愼子曰下龍門非駟馬之追也漘水李氏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臨大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聲如萬雷　通典絳州龍門縣今屬河中府　有龍門山卽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卽爲龍否則點額而還黃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輿地記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曰龍門山其東在今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水經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亦謂之三門山伊闕碣石見前　若璩按東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成樂縣去禹貢龍門一千五百餘里禹輕百姓力竟至此乎眞正妄談不足與辨　伊闕并未見前按宋地理志補註云熙寧五年廢伊闕縣爲鎮入河南六年改隸伊陽　十尋元板作萬尋追元板作迅

淇口以東

通典淇水出共山東至衞州衞縣界入河謂之淇口

水口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修汴渠成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平帝時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郡縣志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漢滎陽縣唐屬孟州南二百五十步亦名滎蕩渠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漢命王景修渠漢書有滎陽漕渠若璩按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水經注王景卽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如淳曰今礫谿口歷來漢注本皆然不知蔡氏當日何緣讀今作砟遽生出砟礫地名謂河徙此兩見其書傳虞翻曰立乎學校臣竊恥之
章帝建初三年罷虖沱石臼河
虖沱出代州繁畤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入海鄧訓治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石臼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本漢苦陘縣今省入安喜縣通典嵐州宜芳縣卽漢汾陽縣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水經注按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
漢武帝以于闐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崑崙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朱文公曰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恐不能若是之遠通典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書云織

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後漢書云西羌在漢
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河關縣屬金城郡今積石軍
西可千餘里有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
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
亦非謬楚辭注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離騷遵吾道夫崑崙九歌登崑崙兮四望若璩按通典疑所謂古圖書卽禹本紀最是唐藝文志有吐蕃黃河錄四卷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湟州積石軍
歷代田制考
秦廢井田開阡陌周顯王十九年
通典曰按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一夫商鞅佐秦
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爲
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
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
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爲農五十人
習戰兵強國富職此之由朱文公開阡陌辯曰說
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
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設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
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卽周
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
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
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

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

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解題曰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使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之家可足也武帝時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胡氏曰限田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爲兼并無以使民興於廉也

趙過教民爲代田

代易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公羊傳注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左傳晉作爰田晉易也食貨志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語云作轅田轅易也漢地理志秦商君制轅田轅與爰同其處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

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師丹建言限名田

王嘉奏曰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通典曰自秦孝公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阡陌既壞又爲隱覈隱覈之法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

後魏孝文太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劉氏恕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閑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爲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似指以爲井田之比失之遠矣

北齊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地少人衆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林氏勳曰周制步百爲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正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爲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來獎法也是以啓兼并之漸永徽中洛多豪右占田踰制賈敦頤舉沒三千餘頃賦貧民

開元九年宇文融爲勸農使括逃戶及籍外田

陸贄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爲占田條限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艾穎等分行諸州均定田租會要云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爲圖

今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爲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蘇氏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

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

歷代漕運考

漢

渭渠

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入河劉仲馮曰今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滻數大川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迹西都賦

通溝大漕潰渭洞河

褒斜道故道

褒水通沔在興元府褒城縣出衙領山至南鄭入沔　斜水通渭在京兆府武功縣出衙領山北流至郿入渭　故道今鳳州梁泉縣河內

懷衛二州之地

東冶零陵桂陽嶠道

東冶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永州桂陽郡臘嶺郴州　若璩按臨源嶺卽越城嶺第五臘嶺卽騎田嶺第二

沮下辨

沮縣漢屬武都隋爲興州順政　沔水發源於此一名沮水今沔州　下辨縣漢下辨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唐爲成州同谷

續志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流水至春夏輒溢虞詡使人燒石以水激之石皆裂因鐫去石遂無汎溺之患　若璩按新唐書地理志嚴礪自長舉縣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狹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醯字尤妙

斜谷

郡國志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　武功今鳳翔府郿縣

魏

陳項壽春

通典潁州魏汝陰郡鄧艾屯田於此陳項陳州宛丘項城縣壽春見前晉志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

引河流下通淮潁通典陳州宛丘縣有百尺堰隋志潁川郡北舞陽縣有百尺溝郡縣志百尺堰在潁州汝陰縣西北一百里

晉

滍淯水楊口

漢地理志滍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入汝魯陽汝州魯山縣定陵故城在蔡州郾城縣西北淯水出郾縣西北南入漢郾故城在鄧州臨淯縣通典復州沔陽縣漢雲杜縣杜預爲荆州刺史開楊口達巴陵徑千餘里內避長江之險通零桂之漕卽此也零陵桂陽

石門

水經注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爲滎口石門

千金堨

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水經注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積石爲堨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堨堨是都水使者陳協造水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許昌許州今潁昌府許田鎮劉曜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

隋

蒲陜衞汴黎陽汾晉渭水廣通渠大興城潼關

蒲州河中府汴州開封府黎陽今濬州汾州唐爲慈州晉州平陽京兆府萬年縣隋改爲大興縣廣通渠在華州華陰縣渭水在萬年縣北五十里水觀漕渠潼關在華州置廣通倉隋紀幸霸

東流二百四十里至華陰縣東北流三十五里自永豐倉入河謂之渭口

山陽瀆

楚州山陽縣今淮安州

砥柱

陝州硤石縣今省入陝縣有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東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山山見水中若柱然又以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唐太宗勒銘

通濟渠

穀洛水板渚邗溝

通濟渠穀洛水板渚邗溝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濟渠也隋煬帝開道西通河洛南達江淮河陰後屬孟州汴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浪宕與莨蕩同渠也隋志在浚儀縣九域志汴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鬬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山海經澗水西北流注于穀水通典穀水本澗水經苑中入于洛板渚水經河水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在孟州汜水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自楚州寶應縣北流入淮若璩按王氏引杜註末口與水經注合足證今註疏作宋口者非又自楚州寶應縣十字河衍蓋上文

是淮入江不應旋云江入淮也

永濟渠

國史志大名府永濟縣有永濟渠今省爲鎮入臨清縣

東萊海口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至海二百五十里

唐

三門河陰柏崖集津倉鹽倉含嘉倉太原倉

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三門山見前底柱地理志河南府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置領河陰倉會昌三年屬孟州河清縣咸亨四年置柏崖縣尋省有柏崖倉陝州平陸縣三門西有鹽倉東有集津倉陝縣有太原倉六典東都曰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楊慎矜爲含嘉倉出納使劉晏移書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迹曾子固曰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以避底柱之險九域志陝州平陸縣三門集津鎮

滻水望春樓廣運潭

地理志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滻水西岸有北望春宮宮東有廣運潭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灞滻經廣運潭至縣入

渭天寶三載韋堅開會要自華陰永豐倉以通河渭望春樓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姚南仲曰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

上津扶風洋川

商州上津縣漢長利縣扶風郡鳳翔府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德宗治上津道置館洋川郡洋州沂江漢而上至洋川陸運至扶風洋梁洋梁州興元府汴水梁公堰

劉晏疏浚汴水見宇文愷梁公堰通典汴口堰在河陰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開皇七年使梁睿增築漢古堰遏河入汴會要開元二年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堰破漕梗發汴鄭丁夫浚之省功速就刻石水濱紀其績

甬橋渦口蔡水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渦口在濠州鍾離縣九十里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李勉治蔡渠引東南饋通典汴州浚儀縣有蔡水九域志祥符縣有蔡河建隆元年浚蔡河設斗門二年導閔水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之漕以西南爲閔河東南爲蔡河開寶六年改閔河爲惠民河與蔡河一水李泌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

金商運路

通典金州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去西京三百里

渭橋東渭橋

渭橋三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三百八十步郡縣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渭水南去縣三里東渭橋在萬年縣東後漢注渭橋本名橫橋在咸陽縣東南

揚子院淮陰項城頍溆

揚州揚子縣今屬眞州廣明元年高駢奏改揚子院爲發運使淮陰縣楚州項城縣陳州頍水出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溆水唐志陳州溆水縣今改商水縣水出頍川陽城少室山東入頍

後周

汴水埽橋見前泗上

漢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卞縣至方與入沛泗上今招信軍相對泗口也

五丈河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爲廣濟河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以通東方之漕建隆二年浚五丈河命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河造斗門自滎陽鑿渠百餘里引京索二水通城濠入斗門架流于汴東匯于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以京索河爲源禹貢之荷澤九域志在祥符縣東明縣

蔡水見前

蔡河貫京師兼閔水洧水潩水以通陳潁之漕蓋古琵琶溝也元祐四年知陳州胡宗愈議古八丈溝可開浚分蔡河之水自爲一支由潁壽入淮楊侃皇畿賦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縈畿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

原武

原武縣屬鄭州

兩漢崇儒考

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甋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水經注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牆若璩按以正義引伍緝之從征記校泗牆二字當作面泗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

步四門各有石闕北門去洙水百餘步孔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儒林傳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化好禮樂之國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爲博士置弟子

晉灼曰西京無太學公孫弘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其肄習之地則太常也傳授之師則五經博士也

三輔黃圖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關中記在安門之東杜門之西何武歌太學下王咸舉幡太學下則有太學矣或曰晉灼以漢初言黃圖記武帝時（若璩按漢書武帝紀贊曰興太學）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祕書之府黃圖云蕭何造其下礲石爲渠以導水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

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吉爲殷紹嘉侯（匡衡梅福以爲宜封孔子世爲湯後）劉向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未作而罷）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爲褒成侯

漢表殷紹嘉侯在沛郡褒成侯在瑕丘（今兗州瑕丘縣）後漢孔僖傳平帝時封孔均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

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爲哀成侯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哀亭侯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幸太學中元元年起辟廱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廱行大射養老禮十五年至魯詣孔子宅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元和二年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還幸太學

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述征記在國子學東二百步漢官儀辟廱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廱從北門入三月九日於中行大射禮（永平四年八年和帝永元十四年順帝陽嘉元年二年靈帝熹平六年並臨辟廱）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梅福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永平二年郡縣學校行鄉飲祀孔子猶未立廟也梁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唐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廟正觀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北宮白虎門於門立觀

順帝永建六年修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

五十室

水經注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石經東有一碑陽

嘉八若璩按陽嘉止四年八當作元作畢卽立碑也年立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

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修太學用作工

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作畢碑南面刻頌靈帝初平

四年太學行禮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光和五年幸太學

若璩按光和幸太學爲靈帝事初平四年則獻帝也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太學門

外

水經注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

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洛陽記高一丈許廣

四尺若璩按洪氏隸釋曰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余故以杜詩苦縣光和尚骨立光和指石經言下卽承以蔡不復得益明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羡爲宗聖侯

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爲奉聖亭侯後魏延興三年

封二十七世孫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

幸魯親祠孔子廟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爲崇聖侯

北齊封三十一世孫爲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

公隋文帝仍舊封煬帝改封紹聖侯唐正觀十一

年封裔孫德倫爲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

後爲文宣公宋太平興國二年孔宜襲封文宣公

至和二年祖無擇言不可以祖謚加後嗣詔封宗

愿爲衍聖公今世襲後魏太和十六年謚孔子曰

文聖尼父唐正觀二年升孔子爲先聖十一年尊

爲宣父武后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謚爲文宣
王宋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謚爲聖文宣
王五年改謚至聖

困學紀聞卷十六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評文

汪彥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爲一家而稍與經分

離騷曰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而猶曰哲王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祗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

夾漈草木畧以蘭蕙爲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蕙招魂轉蕙氾蘭是爲二草不可合爲

一若璩按蘭莖與蕙各自爲類黃山谷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榦數花而香不足者蕙說亦未必然

江離史記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亂髮廣志爲赤葉紅華今苘蒬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藥對以爲麋蕪一名江離苘蒬豪本江離麋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苘與豪本顏師古曰郭璞云江離似水薺今無識之者然非麋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缺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苘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苘藥江離也

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爲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披離而鄣之壅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宋玉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處釣於兮淵淮南子作蜎蠉七畧蜎子名淵楚人唐人避諱改淵爲泉古文苑又誤爲洲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賦注

劉勰辨騷班固以爲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若璩按此條已見左氏

藝文類聚鑒誡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遠知驥世僞知賢荀爽女誡曰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

麗色妖容高才美辭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姚信誡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險易不虧終始如一諸葛武侯誡子曰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卞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爲禍先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誡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王修誡子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羊祜誡子曰恭爲德首謹爲行基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徐勉與子書曰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弃日非徒弃日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凡此皆可爲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荆州誄

謂督勳勞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友之心不引曲禮執友稱其仁謂督不忘卽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也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爲察非也

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爲誤若璩按毛傳瓊玉之美者廣韻瓊玉名皆不與說文同

韓文公曹王皐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句卒嬴越之法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句卒之文愚按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爲左右句卒注云鉤伍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又曰摶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故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摶也摶力出此令威名寬劍川人

相著別爲左右屯此卽謂句卒也摶力必秦法未見所出新唐書作團若璩按姚令威集注句卒已引左傳又引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摶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爲椎未冠之稱按史記秦始皇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索隱云什中唯擇二人文公語出於此不必改爲椎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韓文瑣語云

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文公訟風伯蓋本於此

送窮文小黠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右語有之

小癡爲大黠小黠爲大癡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繇詹始史因之黃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考之登科記信然歐陽詹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記太原妓黃介喻良能爲文以辨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 若璩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辛巳在京師有送李愿歸盤谷序舊唐書李愿傳父晟立大勳卽拜太子賓客上柱國爲興元元年甲子此豈終身官不挂朝籍者新唐書李晟傳貞元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又當爲長安人於盤谷不得曰歸蓋送者乃別一人爾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爲師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謂刑禍非所恐 柳以封禪爲非而韓以封泰山鏤玉牒勸憲宗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 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爲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 冕大曆四年薨八年子厚始生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宋景文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荅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蟇詩韓文公有荅今亦不傳則遺文散軼多矣

荅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與也艾軒策問以爲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爲

饒州

平淮夷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 若璩按說苑襲呂覽召數篇

饒娥碑按魏仲兒大曆間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言樂平令作也娥亦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

游黃溪記倣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南子桑王參元書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嘗考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遺表云與弟季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栖曜之子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

沈亞之送韓靜略敘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天老戒詩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郎皆文公緒言也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祭酒即文公也白樂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稽山子毛穎傳本於此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敘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皐嚴忌善為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其言簡而明

非唐人所及也 若璩按陸儼山謂先有隨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云簪墮不掇冠挂不顧

梁簡文誡子當陽公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

又大同哀辭曰陳蕃所憩之家久記爭錄之歲華歎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按挾神記陳仲舉宿黃申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有扣門者言所與歲數

庾信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傚其語江左甲弱之風也 若璩按說非異三字疑有誤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南豐說非異 若璩按主司爲張佖

李善精於文選爲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 若璩按主司爲張佖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

若璩按蕭至忠傳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傅此用潘安仁西征賦語司馬公作通鑑改曰非所望於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則自言手鈔文選三過矣 舊唐書儒學傳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同邑李善等繼之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爲皁不圓爲卿范文正靈烏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魖讒䰟貪魃曲盡小人之情狀螭魅之夏鼎也

白樂天云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達人之言也若璩按出醉吟先生傳首云富於黔婁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

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摯仲氏任呂太史釣臺記姓是州曰嚴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曰冉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司馬公保業云懷璽未煖本元次山出規豈無印綬懷之未煖

張文潛送李端叔序梟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本於唐呂向上疏鴟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棊十二而星羅曰

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謂靈基經也異苑云十二
基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
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
荆公爲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
鄰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不識刺史廳屏見杜
牧之文薛與妻崔氏言笑不聞於鄰見柳子厚文
荆公爲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不知其用事
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蠶對織婦
文宋元憲作也編於朱文公集皆誤
陳同甫作也編於朱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錄序
正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

矣慈湖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六年上
之凡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
云太宗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
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修於太平興國二
年英華修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眞宗時修
益公考之未詳也太宗實錄雍熙三年十二月宋
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荅詔當載於首卷眞宗
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令
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錄茂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
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纂修事始之後

太宗修三大書其一乃太平廣記五百卷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意

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騖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道有夷隆學有麤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

澹庵云韓安國不能几賦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亦飲三觥一詩一賦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若璩按龍川陳亮號）科舉之文列於

古之作者而無愧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宗謂崔寔政論列於選今考文選無此二篇皆筆誤也

誠齋爲章憲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宋明帝紀胡母顗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也蓋謂秦檜顓政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吕吉甫此孫仲益之言也（若璩按仲益語見其所與曾端伯書）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考之漢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景文謂因撰唐書盡見前世論著乃悟文章之難　若璩按風俗通義孝文帝曰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遷長沙王太傅渡湘水投書以弔屈原罹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憩也）

張說爲廣州宋璟頌曰犢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紙錢也按范淳父爲郭子皐誌言交子云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矣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

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晁子止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若璩按論道經邦乃晚出書周官篇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來）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于世識者多非之此顏之推所謂訾癡符也（訾力正反）楊綰有論著未始一示人可以爲法易曰白賁无咎（若璩按舊唐書楊綰傳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已不可得而見）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云擊轅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

劉夢得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

長平威振杜郵死垓下敵禽鍾室誅傲舟云越子
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若璩按晉宣帝紀李勝來候疾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白公厲劒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
易文法倣漢書崩通等傳贊唐書姦臣傳贊亦然若璩按楊升庵則謂文法皆祖韓非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六句東坡賀朱壽昌詩又用此法奇矣果然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爲車意以文爲馬理強意
乃勝氣盛文如駕理文當若璩按宜作當文卽止妄說卽虛
假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瀉理文元朴作理維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
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
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
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
出羣拔萃張文潛荅李推官書可以參觀文鑑取此二書若璩按晉宣帝紀李勝來候疾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
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此乃謂爲文者言不能足其志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夷門在大梁
用樂毅書文法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
物同而用之異出淮南子牡門戶籥牡左氏博議用此呂氏春
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蹻得飴以開閉取
楗也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鑒

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廚傳矣文鑑唯載逸黨許希二詩

絜齋先生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鄧志宏與胡丞公（若璩按丞一公宋史作承名世將晉陵人官資政殿學士）書曰熙豐間如司馬溫公與王荊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間陳了翁與蔡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漢書郅支事也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活北漢鄭珙卒于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錄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卽吳孫皓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韋曜北

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強之此殆類癡人說夢也

困學紀聞卷十七